

名流
风情
逸传

贵族



张爱玲



自古才女多磨难
一代情事痴后人
生身名家贵胄
旷世惊才偏是女儿身
一片冰心
却逢烽火连天战乱世
万千颖悟
辗转零落中却是满心悲凉



时代文艺出版社

司美娟 著

• 名流风情逸传

贵族张爱玲

司美娟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族张爱玲/司美娟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12
(名流风情逸传)

ISBN 7-5387-1836-2

I. 贵… II. 司… III. 张爱玲(1920~1995) —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1008 号

贵族张爱玲

作 者:司美娟

责任编辑:焦 瑛

责任校对:焦 瑛

装帧设计:门乃婷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毫米 32 开

字 数:2320 千字

印 张:97.125

版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836-2/I·1734

定 价:160.00 元(全八册)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章 相见欢 (005)

四目相对的刹那，二人望过灵魂的瞳仁，生命与生命十分地知悉。对于胡兰成和张爱玲而言，一个猜了许久的谜终于揭晓了，谜底出乎意料，出乎意料地惊。于张爱玲是惊异——这样一个男子，怎么会？于胡兰成是惊艳——劈面惊艳，他一眼洞悉了他们生命中相似的六根六尘。

第二章 留情 (036)

他转向张爱玲，凝视着她的眼睛，说：“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第三章 天才梦 (072)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区，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

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第四章 浮世的悲欢..... (097)

张爱玲拥被坐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黑暗。白流苏最终得着了范柳原，她是他们的造物者，她安排给他们最好的结局。可是她自己呢？她都不知道自己是在黑暗中找什么，不能找到。她的结局会由谁来安排呢？

第五章 旧事凄凉不可闻 (169)

她知道她父亲决不能把她弄死，不过关几年，等她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她了。数星期内她已经老了许多年。站在阳台上，头上是赫赫的蓝天，满天的飞机，她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她希望有个炸弹掉在家里，就是同他们死在一起她也愿意。

第六章 半生缘 (207)

她立在阳台上，在黯蓝的月光里看那张照片，《流言》里的照片。照片里的笑，似乎有藐视的意味，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的难言的恋慕。

第七章 多少恨 (266)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



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那么胡兰成呢，他要多少玫瑰才能满足？

第八章 不了情 (291)

他们因《封锁》而结缘，她在其中说：“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冥冥中，这句话竟成了他们两人爱情中的谶语，不到3年就应验了。

第九章 哀乐中年 (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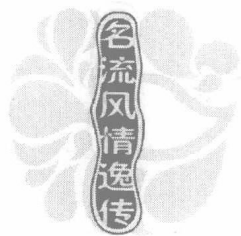
每当在这样的早晨醒来，填满她脑海的，全是旧日的人、事。物是人非，如影随形陪伴她的炎樱早已去了美国，战后疯狂地寻找冰淇淋，空袭时的恐惧……这些都是多久之前的事了？十年而已，可想起来却像一生一世那么久。

第十章 执子之手 (339)

她本以为曾经沧海难为水，此生再也不会找到爱情了，却在异国他乡遇到了一个爱她的人，这一次，虽然少了许多初恋时的浪漫，但是赖雅的温柔、体贴令她有安全感。她感激他的爱。

第十一章 与子偕老 (361)

亲眼目睹赖雅去世，令张爱玲悲痛欲绝。在她这一生中，赖雅是惟一爱她至深的人，也是她惟一钟爱的人，惟一可以为她付出巨大代价的人。



赖雅死了,她心中有个部分也随之一起死亡了。从此后,红尘中的情爱再与她无涉。

尾 声 (389)

楔子

1952年初。这是一个火红的、热火朝天的年代。

上海南下广州的火车缓缓进站了。车站的广播里激烈地唱着反帝保家乡的歌，喧天的锣鼓声阵阵传来。

列车还没停稳，乘客们就纷纷跳下火车，有拖家带口的，有呼儿唤女的。

一眨眼，车箱里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把头倚在窗边，眼望着窗外：皮肤棕黑、两腮瘦削的男人正对满脸呆漠、佝偻着颈的女人吆喝。

她淡淡地看着这阳光底下生活的事。也许，心里已经敷衍了一篇小说吧。

南腔北调的声音渐渐远去。

她仿佛看到一个着蓝色长袍的高大身影在眼前一晃。她稍微呆了一下，心里并没有起什么波澜，不可能是他。他早已离开这里了。

站台上已经空无一人了，她这才注意到自己映在车窗上的侧影，眼角眉梢都是落寞。

她站起身，提着两个大皮箱，艰难地下了车。

广州站与上海站并没有什么两样。月台灰色的水泥柱子上都贴了标语，“批评和自我批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满眼都是

写了这样字眼的红纸。

她的心里一阵凄惶，这里留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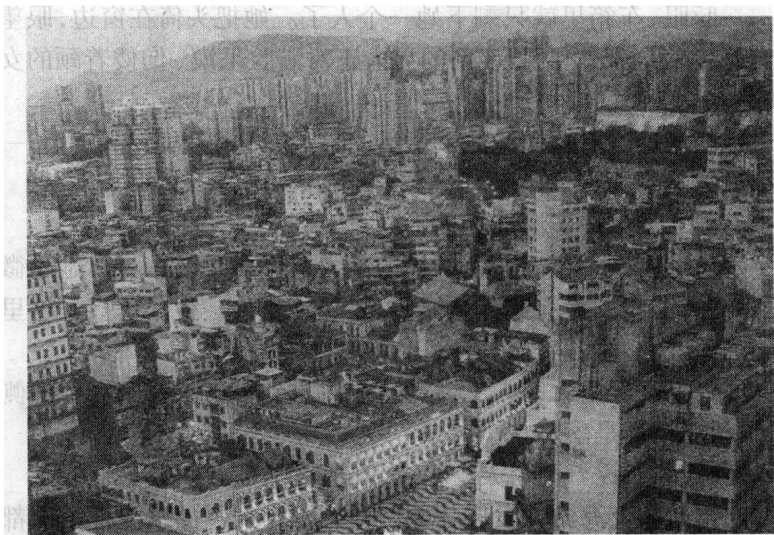
深圳罗湖桥。海关检查处。

她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下了车就直奔这里，远远便看见一队人在排队等候。对面就是另一个世界——香港。

长长的一队人，尽管身分、职业不同，然而他们等在这里的目的却是相同的——期望开始另一种生活。身家所系，每个人的心里都惴惴的，掩饰不住地流露在脸上。

终于轮到她了。她忐忑不安地站在海关检查人员面前。她的通行证用的是化名，也没有写明职业。

那个海关检查人员拿着她的证件，仔细看着照片，又抬起头来端详她脂粉不施的脸，对照了好一会儿，问她：“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吧？”



20 世纪 50 年代的香港

她心里一惊，自从离开上海，几天了，她第一次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然而她顾不上多想，她没有想到这人也许是她的忠实读者，看熟了印在《传奇》与《流言》前面的她的“卷首玉照”。

她想，自己还是被发现了，要被扣住了。于是，只有胆战心惊得含含糊糊地应着“是”。

谁知那人竟只对她笑了笑，态度非常和蔼，没有盘问她任何事情，也没有检查她的行李，就放她通行。

她半信半疑地踏上了罗湖桥。手软脚软，像踩着棉花一般，皮箱也在腿畔磕磕绊绊。然而这不胜重负的感觉，却令她安下心来；这种真实的举步维艰的困难使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确实是平安过境了。

短暂的庆幸过后，一阵凄楚袭上心头：自己这番，竟然有些逃难的意思了。

原本阴沉沉的天，此时，有丝丝小雨随风飘落。

一座简陋的罗湖桥，在她来说，漫长得不知何时才能走完。淅淅沥沥的雨丝越来越密。她本来是喜欢雨的，然而偏在这个时候，简直像她写过的：“她歪歪斜斜在雨里奔波，无论她跑到哪里，头上总有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

雪上加霜呵。

她身上那一袭随风轻扬的蓝色密点碎白花旗袍，因着遭了雨淋，变得湿重迟滞了。

她咬牙坚持。

终于，最后一步，她跨过了边界。

她停下脚步，放下皮箱，伸手挥去脸上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的液体。纤细的手腕上套着一只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

她转过脸去，桥那边她刚呆过的地方，隔着雨帘，朦朦胧胧地看不清楚了。

她的心中浮起一件往事。6年前，她离开他回上海的时候，一人雨中撑着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泣涕久之。

她就那么站着看，说不上是留恋还是怨恨。

隔了6年的烟雨，那时还有他。现在的他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漂流。

站着站着，碎碎的雨便落成寂寞了。

站着站着，像夜雨中的一朵玫瑰，凉风从桥的尽头吹袭过来。

万物默默嬗蜕，她的眼神凝成好多故事。



第一章 相见欢

四目相对的刹那，二人望过灵魂的瞳仁，生命与生命十分地知悉。对于胡兰成和张爱玲而言，一个猜了许久的谜终于揭晓了，谜底出乎意料，出乎意料地惊。于张爱玲是惊异——这样一个男子，怎么会？于胡兰成是惊艳——劈面惊艳，他一眼洞悉了他们生命中相似的六根六尘。

1

风雨飘摇的 1943 年。

11 月的南京，持续了半个多月的连绵阴雨事先毫无预兆的说停就停了。

一夜无梦，胡兰成被寂寞惊醒，没有听到往常那习惯的竹帘子上淅沥淅沥的雨声，也听不到卫士小孩的玩闹声。四周一片死寂。

阳光淡淡的，透过竹帘子照在他的脸上，略略添了几分暖意。

虚空。胡兰成心里默默数着自己住在这里——南京丹凤街石婆婆巷 20 号的日子。他苦笑，天天和守卫的孩子打牌，竟也有好几个月了。

终究是无所事事，然而还是起床了。

他从客厅搬出一把藤椅，放在客厅前的草地上。阳光下，西墙根的一丛红天竹红得刺目。

胡兰成半躺在藤椅上，眯着眼睛，享受着暖暖冬阳。这令人意外的晴天是否预示着什么？终有一天，他会时来运转，东山再起。

想到这里，过了几个月沉闷、萧索的幽居生活的他，顿时来了兴致，找出上海的朋友冯仪和（苏青）寄来的《天地》月刊，随意浏览起来。

“《封锁》这题目可大可小，不好作文章。”自负文采的胡兰成一边看一边在心里评点。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好一个风趣的开头。”胡兰成的眼光逐渐被吸引住了。

好处远远不止于此。从自然风趣的描写，到扑面而来的娇嫩细腻的气息，无不令胡兰成有耳目一新之感。

再读。

三读。

胡兰成欣喜若狂。

茫茫天涯，忽遇知音。胡兰成对《封锁》中这种微妙尴尬的局面，尤其有着切肤之痛。自己眼下这种情况，岂不正是被“封锁”在了南京丹凤街石婆婆巷20号这座小小的院落里；夹在汪精卫与日本人之间无所适从的困境又何尝不是一种封锁呢？

还有爱情。电车上的两位男女，有妇之夫吕宗桢和大学英文助教吴翠远，在战争阴影笼罩的电车上偶然相遇，车外紧张的情势骤然隔离了他们的身分，两人摇身变成单纯的男人与女人。吕宗桢从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职业的会计师升华为可爱的“萍水相逢”的人。翠远也过滤掉那种“在学校里受气，在家里也受气”的身分，成了吕宗桢眼中动人的女性：“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短暂的相逢里，他

们相互关切，仿佛也产生了若有若无的爱情。就在他们的恋爱几乎达到永恒的时刻，封锁却开放了，两人又变成了互不相干的陌生人。

“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以名士派风流自诩的胡兰成，一向在女人圈里打滚，竟然也被这个兵荒马乱中浮世情感的故事打动了。

他急忙把杂志翻到前面，寻觅着作者。

张爱玲。

平凡得近乎平庸的名字印入他的眼底，也刻进了他的心中。

意犹未尽。胡兰成单调的生活找到了寄托。他兴冲冲地致信苏青，满篇称赞《封锁》。

苏青没有让他等很久，新近的一期《天地》寄到了。

胡兰成迫不及待地打开目录，找到“张爱玲”三字。这期刊登的是一篇散文——《公寓生活纪趣》。信手拈来的世故人生，在张爱玲的笔下清淡如舒卷的云雾，抚平了胡兰成久未舒展的愁眉。

这篇《公寓生活纪趣》谈的事情全是平庸的、世俗的人生乐趣，写的人也都是地位低下的普通人，但经过张爱玲的笔，却发掘出了超乎平常意义的超俗之处。胡兰成沉浸在这篇散文的清平的乐趣和享受中。也许这正是他一生中所缺乏的吧。

此时的胡兰成，已经被这位尚未谋面的“张爱玲”深深折服了。

比起小说来，散文更真、更实，因此也更见作者的艺术修养和人生见解。胡兰成推想：“这位‘张爱玲’对生命意义一定看得极其透彻，才悟出了这在细微处见可爱的哲理。那么，她——一定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吧？”

隔着遥远的空间距离，通过文字作为媒介，胡兰成开始不满足于这样的交流了。他要认识这个出手不凡的张爱玲。

转过年来，是早春二月，在料峭的春寒中，胡兰成盼来了苏青的回信。对他的询问，苏青干脆爽快地说：“我给你回答了：是女子。”胡兰成一阵失望，他想知道得更多。

随信寄来了《天地》第四期。有张爱玲的散文《道路以目》，而且竟然有一张她的照片——二十几岁的女子，严肃、冷漠；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

可是，胡兰成却越发地想与她结识了。照片上的女子是那么的吸引他，他又想起了初读《封锁》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早上，眼前燃烧起了一片红天竹，一簇簇放恣的红着，令人错愕。

“莫非，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让我今生遇到她？”捧在他手里的杂志，微微颤抖着。

2

1944年初。胡兰成获释回到上海。

他甚至没有通知妻子英娣，终日为他牵肠挂肚的妻子还在苦苦等候他回到身边。

清晨一下火车，胡兰成就敲开了苏青的家门。

看到眼前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男子，苏青先是一愣，继而热情地招呼他：

“快请进来。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摘下礼帽，向苏青微一欠身：“今天早上刚到。清晨叨扰，实在是太冒昧了。”

豪爽的苏青一向不看重那些繁琐的礼节，她大方地一笑：“大家都是朋友，有什么关系。”

满室清茶飘香。苏青和胡兰成坐在她家的客厅里，随意叙谈着一些旧人往事。

远兜近转，胡兰成把话题扯到了当今的文坛。他啜一口茶，缓

缓开口：

“张爱玲有新作没有？我真要感谢你介绍她的作品给我……我很想与她见面谈谈，可否请你告诉我她的地址？”

苏青迟疑。半晌开口说：“兰成，我知你很推崇张爱玲，可她一向不爱见客，尤其是生人、读者，一概不见。其实，何必一定要见呢？”

胡兰成仍坚持：“实在是，我有一肚子话想要面见作者，不吐不快。请你一定帮我。”

苏青好为难：“张爱玲这个人，你不知道，性子很硬。如果她知道你从我这里得到她的地址，一定不饶我的。”

胡兰成听这语音，似有松动，忙见缝插针：“如果她因为我的拜访而生气，我决不会令你为难，不会让她知道的。”神色、语气间，露出了哀求的样子。

苏青本来就不是铁石心肠的人，见了胡兰成的真心实意，便心软了。她拿出纸笔，写了张爱玲的地址，递给他。

隔了一张窄窄的茶几，胡兰成恭敬地双手接过这张得来不易的纸片。

他拿到眼前就看——静安寺赫德路192号爱丁堡公寓6楼5室。

苏青不禁失笑：“看你急的。”

胡兰成也有几分不好意思了：“我这是思才若渴呀。”

一边说，一边端起茶杯，这才发现刚才只顾着说话，半盏茶早已凉了。

苏青笑着给胡兰成重新沏茶：“恕我待客不周，胡主笔。”

胡兰成伸手掩过茶杯：“不必了，不必了。叨扰了一早上，我早该走了。下次设宴还望你赏光。”

苏青不依，仍是倒了一杯茶：“现在走了，你可是要后悔的。有一件与你和张爱玲都相关的事，想不想知道？”

“张爱玲”三个字一入耳，胡兰成忙重新落座：“愿闻其详，在下洗耳恭听。”

袅袅白雾自茶杯中升腾，带得一室淡淡飘香。

原来，胡兰成被汪精卫关进政治局牢房后，苏青得知了这个消息，就把胡兰成写给她打听张爱玲的信拿给张爱玲看了，并把胡兰成的身世大概讲给她听。

也许是一个出身贫寒农家的满腹才华的青年凭着自己的奋斗打出一片天空的故事感动了张爱玲，她跟着苏青一道到周佛海家，为胡兰成说情。

胡兰成默默听着，捧在胸前的茶杯仍然有雾气轻轻飞出，缭绕环绕，抚着胡兰成的面颊，熏蒸得仿佛他的脸部的线条也柔和了，眼角也有些温润。

苏青讲完了，胡兰成竟然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受人排挤、落难，人人都恨不得落井下石，诛他而后快之时，竟然有这样两个女子，为帮他救他而出力、费心。尤其是张爱玲，与他素不相识、非亲非故。他能说些什么呢？

他也在心里为她们的大胆暗暗捏了把汗。周佛海与他早有芥蒂，早在1941年，周佛海就逼汪精卫免去了他中宣部常务次长的职位，撤了他的《中华日报》主笔之职。这次他坐牢，也与周佛海在



张爱玲在上海的旧居

暗中动作有关。她们到底是女人，哪里懂得这些政治上的生死之争。他这次获释，全靠了日本人向汪精卫施加强硬的压力，这些，让他从何说起呢？

辞别了苏青，胡兰成向自己寓所的方向走去。

他头脑里全是张爱玲。

她为他做的，他何以为报呢？